

責任編輯：張旭婕

歷史與空間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網上圖片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激戰正酣。

在與俄國軍隊對壘的奧匈帝國部隊中，有一個士兵爬在戰壕裡，一邊放哨一邊思考人生及哲學問題。他的背囊裡裝着敵對國家的文豪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他說，在險象環生的戰場上，此書「養活了他」。背囊裡還裝着他斷斷續續寫的思考札記，這些札記即日後出版的名著《邏輯哲學論》的初稿。

這個士兵就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1889年4月，維特根斯坦出生於維也納，父親是歐洲鋼鐵工業巨頭，母親酷愛音樂，是一位銀行家的女兒。路德維希在3個子女中排行最小，有四分之三的猶太血統。

維特根斯坦自幼在家裡接受教育，1903年前往一所中學學習。他的中學成績並不好，與愛好音樂的幾個哥哥不同，他喜愛機械與技術，1906年，維特根斯坦到柏林學習，1908年，到英國曼徹斯特攻讀航空工程空氣動力學。但其實他對工程與航空學都沒有真正的興趣，吸引他的不是哲學，是關於人、邏輯、信仰、生命意義的思考。與這些思

考相伴而來的苦惱，以及在生活中總也找不到合適位置的迷茫，使他多次想自殺。事實上，他有兩個哥哥正是自殺身亡的。

有一段時間，他傾全力閱讀伯特蘭·羅素的《數學原理》。1911年夏天，帶着無數的問題與愁悶，他去拜訪此書作者，在課後和晚飯前的時間，他抓緊一切可能與當時已很有名氣的羅素討論哲學，神情幾乎有些「執拗」和「頑固」，而羅素對這位學生的反應混合了賞識的興致和不耐煩的怒意，他要維特根斯坦「將自己的想法寫成一點成文的東西」。1912年1月，維特根斯坦把自己寫出的手稿拿給羅素看，羅素讀了以後，對手稿作者的態度立刻發生了改變，羅素告訴他，「手稿非常好，比我的英國學生寫得好的多」。羅素熱情鼓勵了維特根斯坦，並預言他「會做出大事」。

羅素的表揚是如此重要，一下子就將維特根斯坦從苦悶和絕望中救了出來，使他擺脫了延續9年的孤獨與痛苦，也掃除了「那個背後的聲音，他在這個世界上是多餘的」。他從此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並就此告別了工程學與航空學。

在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註冊後，維特根斯坦就讀於羅素門下。不過很快，

羅素就發現自己沒有什麼可以教給學生的了，並且，他的許多想法和見解，倒要首先徵求維特根斯坦的意見，有些文章如果沒經過維特根斯坦的審讀，他是沒有自信拿去發表的。隨着交往的增多，羅素更加體認到維特根斯坦的不凡，他稱自己和維特根斯坦的相識是最令人興奮的智慧探險之一」。

在這一年，維特根斯坦的父親去世了，留給小兒子一大筆遺產。第二年夏天，維特根斯坦寫信給文藝評論雜誌《熔爐》的編輯菲爾克，說要捐款資助「缺乏生計的奧地利藝術家」。這封信令菲爾克目瞪口呆，他沒見過也沒聽說過維特根斯坦，他回信說要確定此事的真實性。不久，菲爾克到維特根斯坦家住了一天，他們商定了捐贈的相關事宜，

這筆錢主要贈給了3個人，其中包括著名詩人里爾克和特拉克爾。菲爾克後來回憶說，「見到維特根斯坦，讓我想起《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阿達沙和《白痴》裡的梅思金公爵，第一眼望去，那模樣是令人心悸的孤獨」。

一戰開始後，維特根斯坦作為志願兵入伍，在戰場上草擬了標誌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邏輯哲學論》。1922年，在費了一番周折後，此書得以出版，他認為哲學問題已被解決，於是懷着貴族式的熱忱前往奧地利南部山區，成為一名小學教師。但事實證明，急切的性格和過於理想主義的追求，使他的小學教師經歷並不完美。

之後，維特根斯坦在修道院做過園丁，為其姐姐設計並建造了一所住宅。1929年，維特根斯坦重返劍橋，以《邏輯哲學論》作為論文通過了博士學位答辯，留在三一學院任教，並於1939年成為教授。此時，納粹德國的氣焰日漸囂張，反猶浪潮來勢洶洶，維特根斯坦申請了英國國籍。二戰期間，50多歲的維特根斯坦已無力再上戰場，他在英國後方醫院做一些工作。1947年，堅信「哲學教授是一份荒唐工作」的維特根斯坦從劍橋辭職，以專心思考、寫作。

1951年4月，身患前列腺癌的維特根斯坦，在一位醫生家中與世長辭。

1953年，幾位學生和朋友根據維特根斯坦的遺稿，整理出版了《哲學研究》一書。

《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篇幅都不長，卻影響巨大。人們把維特根斯坦稱做天才，正是因為幾乎沒有人像他這樣，用這兩本書獨立地提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且每一種都在思想史上獨特而深刻的印記。

維特根斯坦去世已經60多年了，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身上最顯着的特徵，是其人格的正直和莊嚴。雖然他在劍橋大學受到賞識，英國知識界也給予他高度評價，但他卻不喜歡英國文化和劍橋的學術氣氛，他尤其不能容忍課堂上的滑稽腔調，在他看來，這種腔調是

沒有嚴肅目的的人以及機靈的人之間談論哲學的特點。在自己講課時，維特根斯坦全身心都處於緊張之中，意志和智力繃緊到最大程度，每次講完課後，他都累得精疲力盡，需要趕緊跑到電影院，看一部故事片以緩解情緒。在討論問題時，維特根斯坦毫不顧忌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迫切地要把談到的問題弄清楚，既不姑息自己，也不姑息別人，為此得罪過不少人。

維特根斯坦的另外一個特徵，便是追求真知的使命感和責任意識。他相信，自己的命運是注定的，他之來到這個世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得自上帝一種特殊的安排，是秉有弄清某些重大問題的使命的，因此他「對於責任的考慮有一種銳利的甚至是痛苦的敏感」。維特根斯坦活得非常沉重，愉快的情形很少，每天在世界上表演着的，而且是以令人肅然起敬的形式表演着的愚昧和殘忍，讓他既厭惡又苦惱。他時常思考宗教問題，他曾經寫道：信仰上帝意味着理解生活的意義，意味着看出眼前的事實不是問題的全部。祈禱是思考生活的意義。人所依賴的，我們稱之為上帝。良心時常讓人不安，擾亂人的寧靜，因為良心是上帝的聲音。維特根斯坦的思索，經常是充滿熱誠的，他不要含含糊糊，不想得過且過，他要弄明白，當他祈求上帝時，他在做什麼？他在對誰祈禱？祈禱的意義是什麼？上帝與世界、人的命運以及他自己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由維特根斯坦回望中國，我不得不說，在一些中國學者那裡，最缺乏的就是人格的莊重和追求真知的熱誠。這些年，許多學者教授偏好與官員和富商交遊，孜孜於討要一官半職，孜孜於延攬各種科研項目和課題基金，為名和利到處奔走，為一些帶來了荒唐局面和危險後果的事情辯護，為權貴集團背書。凡此種種，與一個學者應該具備的風度和尊嚴相差何其之遠。但願這些人能偶爾想起維特根斯坦，並藉以對照和反省自己。

■文：吳小彬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二、三、日刊出

副刊

熱點時評

■文：陳科科

地圖

幾時開始地圖變得如此重要？

12月13日Google Maps的iOS版重新上架，眾蘋果手機用戶感謝主、感激涕淚不在話下——因為只是要把操作系統更新至最新的iOS 6，或者像iPhone 5用戶被強制用iOS 6，本來都得用被認為災難的Apple Maps。蘋果公司長期與Google對弈，本來沒有地圖應用，就唯有借東風，將Google Maps捆綁在手機內發賣。資訊戰爭重點就是得到資訊，經過眾多蘋果手機用戶的回饋，Google Maps愈趨完善，借東風者才發現被草船借箭。於是蘋果自家開發，並斷然捨離了Google Maps的程式，將其下架。

問題是地圖非一時三刻成就。地圖的硬料如街道、路向看似簡單，但就着資料的不停更新——而且是全球性的，由Google來做都做上了8年，而錯誤還是頻仍，蘋果只是買下幾家地圖資訊公司明顯不足。全球的投訴蜂起，澳洲有警察指Apple Maps的錯誤標示差點搞出人命，名副其實的Killer Apps（本來指殺手鐗應用），以香港做例，我試過搜尋金鐘地鐵站然後搜尋出赤柱來。

我說地圖重要性的反映，就是不少人因為沒了Google Maps而不敢更新或買新的蘋果手機！試試回溯 Google Maps未盛行、亦即是2005年的時候，我們大概只會全家分享一本大地圖，駕車人士或者會放多本在身邊，我們好像不太會意識到地圖的重要，因為頂多上班下班，來來去去那幾個點，遇上不懂路就伸手截的士，的士佬就是人肉地圖。但Google Maps改變的不止於日常應用，還改變了文化。

蘇格蘭出身的作家Charles Cumming就曾經利用Google Maps來創作間諜小說21 Steps，讀者跟隨地圖的路線來穿州過省，由於地圖畫面不大，每段對話及描述都不能太長，而小說也不是隨讀者掀動來進行，速度、節奏來到作者手上。大富翁也試過將Google Maps變成遊戲，全球街道都可以給你買下來賺錢！Uniqlo跟Undercover合作的品牌UU，也用Google Maps的zoom in zoom out特色來做時裝catalogue，慣常的地圖使用經驗令我們覺得睇衫都有新鮮感。

但我想地圖實驗以外，資訊的開放更影響群眾。不少人是Map Mania，在地圖上看全球景點，做真正的Armchair Traveler——好吧！其實沒多少人真的坐扶手椅，或者是Desktop Traveler以至Tablet Traveler，大家都開了眼界，也可能提升對自己慣常路線以外的開發。地圖附屬的路況、導航，更主導了我們的走向，以至時間表。Google現今花費最多撥款研發的，就是自動駕駛汽車，充分的地圖，只是第一步。所以地圖不是只爭朝夕的商業角力，反而是背後的文化企圖更值得細味。一張迷亂的地圖我們就闖出新大陸，一頁精細的地圖令我們冒險的膽量也更大吧。

文藝天地

浮城誌

背後

夜幕低垂，下車後，我踏着徐徐步伐前行。店舖連綿，燈火通明，照亮了途人絡繹不絕的街道。沿太子道西，從旺角迎風走向大角咀，路徑愈來愈暗，人造光源逐漸消滅，開始感受到漆黑寂靜。穿過小巷，橫越道路，一陣金屬及機械氣味撲面而來，途經的五金舖全已關上鐵閘，貨櫃車和小型貨車安睡在路的兩旁，這兒的夜晚格外深邃。

瞥見路牌，然後遊目四顧，多走數步，再度回頭，終尋得這棟入口毫不顯眼的唐樓。緩緩步上狹窄且略為殘舊的梯級，帶着猶豫的心情走過昏暗的第二層，來到光線充足的目的地，一個由小型劇團經營的自主小劇場，滲透不一樣的味道。

坐在椅子等候進場，倏然憶起上星期的下午，在上環走過一段樸實而安寧的路途。輕輕抬首一望，即步進商廈，踟躕數秒，才推開門並踏上樓梯。穿過不足二人並排而行的走廊，牆壁上的單張引領我找到了樓上二手書店。甫入內，一排貼牆的鐵書架映入眼簾，對面則是用木板搭成的書櫃，而多樣風格的椅子與小架，錯落有致，還設有工作室分租給別的文化單位。滿是文史哲及英文的書籍，令我悄悄幻想，走到二手書店尋寶的愛書人會是怎樣的模樣。

近期走進各類場所，是為了觀賞「第一屆香港藝穗民化節」的演出。「民」字意指由民間發



■五光十色的繁華背後，隱藏着甚麼？

網上圖片

■文：星池

起，承襲歷史悠久的愛丁堡藝穗節精神。於遍佈各區的非官辦場地，數十個藝團在局限的環境及條件下，嘗試在不同的小天地追尋理想。演者和觀眾互動，亦像與這個城市對話，突破演出的空間。

此國際大都會，漸變得單一乏味。五光十色的繁華背後，唐樓、舊街、樓上書室、髮型屋、裁縫店等地方，散發了迥異的味道。正如街邊雜亂的一疊疊紙皮，是垃圾，亦是佝僂白髮的拾荒老人辛勤勞動得來的成果，這個城市，埋藏了一個獨特的故事，活生生而可堪細味。

近期走進各類場所，是為了觀賞「第一屆香港藝穗民化節」的演出。「民」字意指由民間發

起，承襲歷史悠久的愛丁堡藝穗節精神。於遍佈各區的非官辦場地，數十個藝團在局限的環境及條件下，嘗試在不同的小天地追尋理想。演者和觀眾互動，亦像與這個城市對話，突破演出的空間。

此國際大都會，漸變得單一乏味。五光十色的繁華背後，唐樓、舊街、樓上書室、髮型屋、裁縫店等地方，散發了迥異的味道。正如街邊雜亂的一疊疊紙皮，是垃圾，亦是佝僂白髮的拾荒老人辛勤勞動得來的成果，這個城市，埋藏了一個獨特的故事，活生生而可堪細味。

定向的河流 (二十八)

■文：緩緒

50

「為什麼？」德先生不覺問道。

「擔心真的會有人等着簽名。」

「是啊。不過自從你提起希望我能代名參加這次畫展的那一天起，我便已想到也許會遇上這一類的麻煩了。」「這麼說，您已……」

「沒錯，我已早有準備，並已練習過令尊的簽名了。記得您曾借給過我幾幅令尊畫作的照片嗎？那上面就有簽名。」

「天啊，天知道一聽見有人說想要簽名時，我的心跳得是多麼厲害呢。」

「放心吧，即使真的要簽，也一定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不是自吹，目前，由我簽的字確實已能以假亂真了。」

「不過，不論怎麼說，我都覺得還是以能成功地避過為好。」

「當然。」

兩人一邊走一邊說，看起來像是很開心的樣子。

「為什麼？這是怎麼回事？」

同天晚上看着電視機裡正在轉播的這段藝術界的新聞，發現父親不但沒有去世，並且還在豐容的陪伴下，以嘉賓的身份剛剛出席了意大利佈雷拉藝術學院師生聯合舉辦的畫展開幕式，豐瑞「呼」地一下便從坐着的電視機前站了起來。

他身邊那位坐在輪椅裡，之前正和他一起在看電視的豐太太也因為親眼目睹了這則新聞而即刻露出了一副驚慌不定的神情。

「是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看來這還是真的。為什麼我們都估計他已去世了呢？」

說出這些話來時，豐太太仍是一副心神不定，六神無主的樣子。

「看來，老頭子真的還活着！而且還活得好好的。一時半刻還死不了呢！」豐瑞說。面上露出了不悅的神情。

「幸好畫室和臥室沒有強行打開。我看原來掛在客廳裡和走廊上的那幾幅畫還是得趁早再重新放回原處去。」老太太認真想了後總結着說。

「媽，您這是怎麼了，如今讓我怎麼還掛得回去呢？那幾幅畫不是早就交給畫廊了嗎？而且送去前便已簽了寄售條約了。」

「明天就給畫廊打電話去問清楚那些畫有沒有賣出去，以便盡快取回來。嗨，讓你趕到意大利去確證一下，把事情弄清楚，你就是偏僻不願意去那裡跑一趟。不然又怎麼會弄出這麼多的麻煩呢？」

「我？飛到那邊去確證？去哪裡？當時誰知道他究竟是去了哪裡呀。不過，天啊，說真的，好在一直沒有

去。不然，一旦真的是在那邊碰上了讓我該怎麼說？總不能說，是因為聽不到任何消息，估計您已去世了才趕來求證的吧。」

「你就真的這麼討厭他？」

「一向就如此。」

老大婆伸着脖子，用臉貼了貼兒子湊近來的臉，以示親密和鼓勵，心裡亦像是吃了某種補品似地感到特別的舒坦。

電話鈴像蟋蟀的叫聲般地已一連響了幾次。豐瑞走近桌邊一聽是米露打來的，便低聲說道：

「怎麼了，不是和你交代過千萬別在這時候往這裡打電話嗎？」

「聽着，你女兒病了。我希望這次帶她去看醫生的是你，而不是我獨自一人。」

「你小聲點。」豐瑞的聲音壓得更低了。

「有什麼可以隱瞞的，我一會兒就帶着她去你那裡找你，讓你媽好好了解一下我們這母女倆的處境！」

「是誰呀？又是什麼人啊？」

豐老太太用那把沙啞的嗓音問道，一邊仍坐在輪椅裡看電視，情緒似乎還沒有能完全從剛才得知的丈夫依然健在的消息中轉過來。

「沒，沒什麼要緊事，是來找老頭子的。」捂住話筒後，豐瑞朝母親那邊答道。而後才對着話筒繼續說：「先帶她去醫院吧，米露。尼亞同樣也是你的親骨肉呀，對不對？而且別忘了，當初是因為你一定要孩子，不聽我的勸告，才沒去做人流手術的呀。」

51

商場內，豐涵帶着一家大小正在購物。孩子們剛進一家超市，便朝着專賣餅乾、薯片一類零食的貨架跑去，認真查看起貨架上擺着的那些商品。

「媽媽，買這個，我要這個牌子的薯片。」只聽小女兒說。

「還是買這一種吧。我喜歡吃用玉米粉做的。」大女兒舉起從貨架上拿下來的一大包玉米片說。

「不，我討厭這些東西。還不如買幾隻烤雞腿做午餐哩。」男孩同時說出了自己的想法。